



李克斯坦諾夫著

吳 墨 蘭 譯

小傢伙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小 傢 伙

[苏]李克斯坦諾夫著

吳 墨 蘭 譯

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1962

И. Ликстанов

Малышок

根据 Детгиз 1949 年版本译出

小 像 伙

原著者 [苏] 李克斯坦诺夫

翻译者 吴 墨 兰

*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上海永嘉路 25 弄 8 号

上海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 094 号

大东集成联合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

*

开本：850×1156 毫米 1/32 印张：12 3/8 字数：262,000

1959 年 2 月第 1 版

1962 年 3 月第 3 次印刷

(原新文艺出版社版)

统一书号：10078·0512

定价：(八) 1.15 元

作者小傳

約瑟夫·伊薩柯維奇·李克斯坦諾夫在一九〇〇年生於烏克蘭的蘇瑪城。他是一個子女衆多的大家庭裏的最小的孩子。他的父親是個裁縫，當他還不滿週歲的時候，父親就去世了，整個家庭的重担，就落在他母親的肩上，他的母親給人家做飯洗衣，用自己的勞力把他撫養成大。

高小畢業後，他升入商業學校。偉大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的洪流使他年青的心激動起來，使他放棄了學業，投入鬥爭，後來担任了新聞記者的工作。

從一九一九年到一九四九年，他接連不斷地在各個報社裏工作。其間當過將近十年的海軍記者。從一九三〇年起，他轉入烏拉爾工人報社當編輯，在那裏工作了十八年，他訪遍了烏拉爾的礦山和工廠，他熱愛這個富饒美麗的地區，熱愛這地方的那些對祖國無限忠忱的愛好勞動的人們，他曾經在自己的報紙上寫了許多短文，描繪了他們的英勇的勞動事蹟。

他的初期的文藝作品，曾經在列寧格勒出版的紅色艦隊和環球雜誌上刊載過，如短篇小說紅色的火光和伊格聯河的黃金。

他在一九四〇年開始寫作第一部中篇小說容加（見習水手）歷險記，內容是寫一個見習水手的

成長和經歷，寫蘇聯紅海軍的英勇和熱愛祖國，本書出版後，受到了蘇聯兒童的熱烈歡迎。

在偉大衛國戰爭期間，他寫了第二部中篇小說，就是本書小傢伙，曾榮獲了斯大林文學獎金。

接着，他又寫了以勞動爲題材的中篇小說綠寶石和第一個名字。

作者創作的最大優點，就是充滿生活的真實感，這跟他接連三十年的新聞記者生活，跟他的不斷體驗生活、深入羣衆是分不開的。

小
傢
伙

人物表

馬雷歇夫·康斯坦京·葛利高爾葉維奇——本書主角。綽號『小傢伙』。小名柯斯嘉。
米沙·波梁初克——共青團員，柯斯嘉的好朋友。
巴賓·蓋臘西姆·伊凡諾維奇——青工車間工長。
葉卡吉利娜·伐西耳葉夫娜——青年車工。小名卡嘉、喀秋沙、卡簡卡。
安托尼娜·安托諾夫娜——卡嘉的祖母。
符謝伏洛德·布耳金——青年車工。綽號『吊兒浪蕩布耳金』。小名謝伐、謝符施卡。
尼娜·派符洛符娜——熱處理工程師。卡嘉的繼母。
列諾奇卡·屠菲克——青年車工。綽號『唉呀卡』。小名列努施卡、列娜。
尼柯拉·葛路熙赫——青年車工。小名柯耳卡、柯里雅。
派魏耳·彼特羅維奇·巴拉金——設計師。
濟諾奇卡·索洛維葉娃——共青團員。小名濟娜。
謝爾蓋依·斯杰潘諾維奇·塔吉耳采夫——黨組長。

斯屠卡喬夫——技工學校的學生，青年車工。

明迦烈依·別基羅夫——包裝車間青年工人。

季莫憲柯——青工車間主任。

列夫·鮑利索維奇——廠長。

歇斯托柯夫——分廠廠長。



第一部

第一章

淺藍色的團體汽車

有一個孩子把包袱放在膝蓋上，坐在車站的柱子下面看着……一些漂亮的團體汽車開過來，等到車門砰地一聲關上，它們就開走了，讓給更漂亮的汽車停靠。從車站開走的電車裏擠滿了人。孩子頭上面的擴音機不時大聲地響着。這種聲音，他在礦山採金工人俱樂部裏已經聽過不止一次了，只是聲音沒有那麼大。

這一切情景，如果在別的時候一定挺有趣，但現在却不是那麼回事。冷風從烏雲裏刮下兩點來，棉短褂和單薄的粗布褲子抵不住寒氣，孩子蜷縮着身體，雙手攏在袖管裏，拚命想把凍僵了的手暖了一下。恐怕他用不着再多問自己該怎麼辦：根本就毫無辦法。

擴音機報告說火車開走了。車站的廣場上剛靜下來，一個民警就走到孩子跟前。他已經知道是怎麼回事，他對這位小旅客的行爲很不滿意。

『要不是撒謊，你怎麼會胡塗到這樣？』他責備那孩子說。『說什麼到叔叔那裏去看看，胡裏胡塗把錢和證件全放在箱子裏。叔叔沒找到，箱子倒丟了，如果你不是撒謊，那這事情可糟了……好吧，你就在這裏坐一下，等會兒警長同志會把你帶到該去的地方的。』民警向左轉了個身，沿着水光光的濕柏油路走去。

如果小旅客大胆一些，那他就會問個明白，含含糊糊的『該去的地方』是指的什麼呢，可是這一天他把勇氣全都丟得乾乾淨淨，他的臉比起那老是下着毛毛冷雨、陰沉沉的天空來，並不見得愉快些。突然間他一楞。有三輛團體汽車接連向車站開過來，它們都是淺藍色的，像夏日晴朗的天色那樣。就在這時候，一羣像喧嘩的浪濤似的孩子們從街角上擁了出來，他們帶着手提包、小皮箱和背包。許多人穿着黑色的軍大衣，也有些人完全穿的便服。他們全都慌慌忙忙，彷彿每個人都想一下坐上兩部汽車似的。一個穿黑色帆布工褲、戴小鴨舌帽、又高又胖的老頭兒在照料他們上車。

『小鴉兒們，小鴉兒們，全坐得着位子的！別擠呀，小鴉兒們！』他愉快地嚷着。

『遵守秩序，喂，大家遵守秩序呀！』民警幫他忙，很威風地嚷了又嚷。

等到大家順利地上了車，民警向老頭兒舉手行了個禮，跟他講了幾句話，朝我們熟悉的孩子那邊擺了擺頭，老頭兒就走到那孩子跟前去了。

『你幾歲了？識字嗎？與其這樣閒逛，還不如上工廠吧？』他急匆匆地問了，也不等那孩子回答，就攙着他的胳膊，把他扶上汽車的踏級。

汽車裏的孩子嚷起來了：「這不是我們隊裏的！」但是老頭兒連忙回答說：「得啦，不是隊裏的也行，」車門關上了，車子顛了顛，那個剛上車的新乘客身體失去了平衡，一屁股跌在一張軟皮凳上。車站和站上的柱子從容地轉到汽車後面，開始遠遠地離去了。車窗外面，一些大房子彷彿搖搖盪盪地在飄走，電車迎面駛過。汽車裏一些不安靜的乘客，用袖子揩擦蒙上水汽的玻璃，往外面張望。

「這座小城倒是滿大的！」一個穿黑色軍大衣的小伙子讚賞地說。

「沒有的事，」坐在前面的一個姑娘馬上表示反對說。「我們德聶普羅彼特羅符斯克城要大得多吶。」

「你用什麼去量它的——用你的辮子嗎？讓我來想想像看，你得忙多少個年頭啊！」那小伙子冷笑一下，就對自己旁邊的那個一動也不動地坐着的孩子說：「你也是疏散來的嗎？還是從天上掉下來的？」

「我們是烏拉爾人，從魯米揚采夫卡來的，」那孩子緊張地直瞪着前面，嚥嚥着聲音回答。

「『我們』是屬於單數還是複數？」那個小伙子很感興趣地問，但是沒有得到回答，因為他的旅伴沒有明白這句話深奧的意思。他接下來問：「你叫什麼名字？」

「馬雷歇夫·康斯坦京·葛利高爾葉維奇，」那孩子仍然目不轉睛，毫不含糊地說。

「你是什麼樣的馬雷歇夫呀！你是馬雷蕭克●罷了，個子只有寸把來大，而且只是過大節的時候，才會這麼大呢！」坐在旁邊的那個愉快的小伙子，用手肘表示友好地碰了碰柯斯嘉●。

一對狹長的笑眯眯的眼睛，老是瞅着柯斯嘉，而且使他自己鼻尖上稍微有點兒裂痕的、黝黑的瘦臉兒，顯得亮堂堂的，柯斯嘉勉強地朝着自己的新朋友笑了笑。

『我們大概永遠到不了啦！』一個少年忽然想起，嚷了起來：『伙伴們，我們的汽車迷路啦！』孩子們全都哄笑起來，不知是誰『喵喵』地叫了一聲，叫得比真貓還行，那個從德聶普羅彼特羅 符斯克來的小姑娘輕蔑地說：

『米沙·波梁初克又在愚蠢地挖苦人了。』

『她大概是指我說吧！』柯斯嘉旁邊的那個新朋友滿高興地猜到了。『米沙——這是我。波梁初克——也一定是指的我。』

這樣，柯斯嘉·馬雷歇夫就知道了旁邊那個新朋友的姓和名，柯斯嘉馬上就很喜歡他，因為他並不驕傲，雖然他比柯斯嘉要大上三歲。

好一個獃子！

三輛團體汽車在城郊一座白色的二層樓房旁邊停了下來，一羣新來的孩子，把一間暖烘烘的大

● 意思就是小傢伙。

● 柯斯嘉是康斯坦京的愛稱。

房間擠得滿滿的。喧鬧、嘻笑、擁擠，但米沙在這混亂中，好像魚兒到了水裏一樣。他走到角落裏，把一隻綠色的小箱子放在地板上，向四面打量一下。

柯斯嘉裝出樣子，好像他是偶然在米沙的身旁出現似的，雖然這完全不是那麼回事，——他是時刻在留意着自己唯一的朋友。米沙並沒有多說什麼，來表示他對柯斯嘉熱心的照顧。

『你在箱子上坐一會，牢牢地坐着別走開，』米沙說，『讓我去瞧瞧，那邊究竟發生什麼事了。』屋子裏鬧嚷嚷的，不時從遠遠的角落裏傳來一個女人的聲音：

『不要吵，不要吵，孩子們！唉呀，你們把吵鬧也搬來啦！』

柯斯嘉仍然望着前面出神，彷彿這一切都跟他沒有什麼關係。他突然嚥了一口唾水。在他的身旁，有一個比他大一點兒的孩子，坐在一口膠合板製的旅行箱上，他臉兒細長，臉色蒼白，眼睛深沉而憂鬱。他正在那裏吃早點，啃着一塊厚麵包和一片薄的油脂。

柯斯嘉這才感覺到，自己是肚子餓了，同時還感到自己前途茫茫。幸而這時候米沙從人羣中鑽了出來。

『我們去辦理手續吧，小傢伙！』米沙掏出一個膠布小皮夾，關心地說。『把你的證件交給我。』『我沒有，』柯斯嘉很爲難地回答說。

『怎麼可以「沒有」？一定要有身分證的呀，你要明白，那上面寫明你是誰。要不然，也許你是什麼另外的人呢。』

『我不是另外的人，』柯斯嘉不安地反駁說。『我的出生證放在箱子裏……後來我在車廂裏睡着了……把它丟了。』

『那才恭喜呢！你真是個獸子！有誰把證件放在箱子裏的？你這個怪東西！』米沙考慮了一會，又堅決說：『管它去，走吧。你只要說，證件在路上丟了。你不是想到工廠去找工做嗎？那你就直說好了，也許他們會收你。』

在一排還沒有上漆的欄柵後面，坐着兩個女人。一個年紀比較大的，在一張新來者的名單上找了一會，對一個年紀較輕的女人說：『給這個人，』於是這個人，那個人，都把自己所應得的東西收下來。

『好好拿着，』女人說了又說。『這是麵包卡，這是食品卡，這是補充的麵包券和飯廳出入證。你簽個字。吃過午飯洗好澡，就到宿舍裏去料理自己的事情。下面一個來吧！好好拿着……』

『可是這個人，他把所有的證件都丟啦，』米沙把那由自己照顧的孩子安頓在欄柵旁邊說：『他在路上就參加了我們的隊伍，從來沒掉過隊。是那個老爺爺把他領上汽車，送到我們這兒來的，就是到車站上去迎接疏散來的孩子們的那位老爹……』

『這是巴賓。蓋臘西姆。伊凡諾維奇，』女人提醒他說。『那就沒有問題了……等一等，等一等，這孩子怎麼這樣矮小？』女人很驚奇，因為柯斯嘉站在欄柵外面，幾乎連看都看不見，她又問：『他幾歲了？』

「他不小啦，他只是矮着一點，」米沙一本正經地解釋道。「上星期二他還不足十五歲哩。我知道得很清楚。」於是他對那排在隊裏的那些孩子做了個眼色。

「別胡鬧吧，」女人不由自主地笑了笑說。「這裏不是馬戲團，是人事科哪……好吧，孩子，你把這履歷表好好填上交給我。」

柯斯嘉·馬雷歇夫的履歷表

幹部登記表上有不少問題。米沙在窗台上幫着柯斯嘉填寫，把一小段青蓮色鉛筆的鉛筆頭塞在他的手裏：

「你寫：『馬雷歇夫·康斯坦京……』往下該怎麼寫？」

柯斯嘉緊咬着下嘴唇，臉脹得通紅，好容易一筆一筆地寫出一個姓來。

「抱歉得很，公民，原來你是不識字的！」米沙猜到了。

其實這話不一定全對。柯斯嘉可以算是識字的人，可是他要隨着季節轉移的，有時寫得好，有時寫得不好。在學期結束的時候，他寫得不壞，但一到開學的時候，他的手就給夏天的工作累得生硬了，寫出來的字兒就是歪歪斜斜的。

「瞧，你還算是識字的人哩！還是你說，我來寫吧。」米沙從柯斯嘉手裏奪過鉛筆頭，第一句就問：「你是男孩子還是女孩子？」

「你好像自己沒有看見！」柯斯嘉生氣地說。

「我們就這麼寫吧：『女孩子，鼻子有點兒像小靴尖，灰眸子，臉上有兩個酒渦，下巴上還有一個，』」米沙嘰嘰咕咕地說了一通，其實，他寫的當然很對，柯斯嘉是個男孩。『你生在什麼地方？』

「最初我出生在伊夫傑耳，可是後來跟米特黎依依搬到魯米揚采夫卡城去住了。那裏靠近……」

「你是哪一個民族的人——是俄羅斯人嗎？」

「我們是俄羅斯人，真的……我們那邊還有曼西·伏古耳人^①。」

「幹嗎要牽涉曼西人呢？你跟我胡攪什麼呀？」

當然，這與曼西人是毫無關係的，因此柯斯嘉吸了一下鼻子。

「你爹娘是幹什麼的？」

「爸爸有時候去淘金。」

「淘到很多嗎？一普特^②還是一車皮？」

「你怎麼啦——一普特！他可沒有這樣好運氣。我倒比他走運多吶。」

「你們那地方有很多金子嗎？」

① 烏拉爾北部的一個少數民族。

② 一普特等於四十磅。